



● 岁月流金

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,面对城乡小学师资严重不足的状况,国家实施从初中毕业生中招考优秀学生就读中等师范学校。虽然在中师只是短短的十年,就离开,踏进了人生的另一条河流。但回看当年,至今还时时留恋;我曾经有过如此优秀的一群学生,却也时时惶恐:我是否学养不逮能力不及而耽误了这些学生……

一九八八年盛夏,年轻的我,迈出了徐州师范学院的大门,跨进了连云港师范学校。虽然在中师只是短短的十年,就离开,踏进了人生的另一条河流。但回看当年,至今还时时留恋;我曾经有过如此优秀的一群学生,却也时时惶恐:我是否学养不逮能力不及而耽误了这些学生……

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,年轻的中师生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,或许确实曾经是。毕业后的他们平凡如乡间的草籽,虽然是那么不起眼,但也会把红的、黄的、蓝的……各种颜色的花,藏在叶间,细小而执着地开放着。他们耗尽了一生的芳华,换得国家的乡村教育不但没有枯萎,而且逐渐枝繁叶茂,百花竞放。这些耕耘在小学课堂的辛勤园丁们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如今,四下张望时却发现:自己已慢慢地成为一段历史的印记,现实生活的落伍者;因为岁月太过匆匆,脚步太过沉重,而无暇顾及一路走过的风景。

中师生毕业的年龄,正是青葱的岁月,正是做梦的季节,但梦却提前终结了,只能弯下腰去,做一块垫脚石,当一个孩子王。他们以出类拔萃的综合素养进了中师,饭菜问题自然是解决了,却也成了乡村教育的风雨同行者。青春年少的他们,懂懂之

● 履痕处处

隔着一片湖泊看高邮,满目都是波光粼粼的湖水,丝毫不看到高邮城的轮廓。当地人告诉我:“晚上,可以看到对面高邮湖大堤上车辆的灯光穿梭闪烁!”还有人说:“高邮城被运河的河堤给遮挡了!”这话,应该是有些道理的。

我曾汪曾祺的《自报家门》中看到“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去玩,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。”这就说明高邮城外的运河大堤比城内的房顶还要高呢。

高邮城的西北侧,是一片湖泊。那湖的名字虽然来自高邮城,但它的名气并不比高邮城小,那就是高邮湖。

高邮湖对面,即高邮城的西北方,有一座古镇——塔集。当天,我所处的位置,就在塔集境内。

历史上,塔集曾属于高邮管辖。而今,它是淮安市金湖县下面的一个乡镇,具体一点说,它是金湖县东南方向最偏远的一个水乡古镇。

可当地的同志并没有带我去看塔集古镇,而是直接把我带到了高邮湖的岸边。地方电视台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:“鄱阳湖里有海市蜃楼,高邮湖里也有海市蜃楼。”并具体到雨过天晴以后,或是清晨湖上雾气散去时,湖面上便会显现出七彩斑斓的彩虹。

我到塔集去的时候,是一个夏日的午后,气温比较高,但只要不是站在太阳底下暴晒,仍然能觉得湖面上吹来的风,习习宜人。

塔集与高邮城隔湖相望。那里不仅拥有碧波荡漾的万顷高邮湖,还拥有万亩红荷叠翠的荷塘。湖里有岛屿,也有苇子,还有像云朵一样群飞的水鸟,景致是很美的。

● 那年那月

妈妈离开我们十多年了,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一生忙碌的背影。

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姊妹兄弟六人拉扯大,在我的记忆中,她一年到头,从早忙到晚,一刻也不闲着,真是辛苦操劳了一辈子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,盐场也不例外,周边的适龄青年都踊跃报名,我两位姐姐亦在其中。妈妈心疼地送走了我两位姐姐,她们分别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和东海县曹浦大队插队落户。紧接着,我也迎来复课的机会,要去大高圩——徐圩盐场中学读书。

临行前的那天晚上,天黑了,夜静了,妈妈将洗好的衣服,被褥和洗漱用具整理好,又轻手轻脚去了小锅屋。不会,从小锅屋传来烧柴火发出的噼啪声响和锅铲的碰撞声。我起身走出自己的小屋,借着月光和火光,从小锅屋的门缝朝里张望,只见妈妈上身穿的是带大襟的蓝上衣,下穿一条灰色的裤子,齐肩的短发两边夹着黑色的发卡。她拖着在滩上劳动一天后已是十分疲惫的身子,不时弯下腰,左手拿着柴草往锅膛里送,右手拿着锅铲不停地往锅里翻炒。火光把妈妈的脸映得通红。顺风吹来一股浓香的炒面味告诉我,这是妈妈在为我

那个年代的中师生

■ 万自力

时就扛起了遍布祖国乡村田野的基础教育,他们是一代有抱负、有学识、顾大局的群体,几多风雨,几度春秋。求学时,他们也许很少想过,自己那一段中师学习的经历,曾是国家教育的一件大事,是国家战略;毕业后耗尽了一辈子的芳华落实着国家战略,成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守护人。对于他们的家国情怀,我们欠他们一个点赞。

他们或许在偏僻的乡野里,在孤独的寒灯下,在学路的挣扎中,更在昔日同窗的高光中有过声声叹息,叹息自己如刚刚开始灌浆的庄稼却被早早地收割了!

但时光终会使他们释然,凸显他们的价值:担当、坚韧、负重、聪慧。回首过去,是回不去的青春;面对当下,是放不下的责任。他们有着自己的热爱和信仰,他们走出了青春,也慢慢地走出了时光。事业艰辛,生活困顿,他们却依然仰头望星空,犹如纤夫拉着国家基础教育的大船默然前行,也许曾经彷徨犹豫、于心不甘,却从没有偏离过航向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,从毕业开始,就一直工作在乡村学校,在这样的平台很难成名成家,很难呼风唤雨,也少有荣耀时刻。然而,他们并没有躺平,而是用自己一生的付出,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,三尺讲台上执着着铭记于心的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。无疑,就是当年的一届中师毕业生,挺直了国家乡村教育的脊梁,撑起了基础教育的大半天空!

他们本着初心,艰难前行,为国家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未来,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。时光流逝,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活跃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,谈及过往,少了些委屈和不甘,多了些自信和收获,当然也

少有人提及自身的奉献和牺牲。曾经,围绕着素质教育,学界争论不休。实事求是地说,我个人以为当年的中师教育应该是最近于真正素质教育的。面对中师生这一群体,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:他们应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,却因选择乡村中小小学教师这个职业,落在了教育链的最末端,这让他们的人生之路,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悲情色彩。对此,我不敢苟同:栋梁之材的标准是什么?他们以自己一生的不倦付出换来得国家乡村教育的春色满园,难道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吗?何况他们认真上好每一节课,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,或成为受人尊重的教育名师,或恬淡朴实过着知足人生,多得学生爱戴,说“桃李满天下”恰如其分。如今,芳华已逝,青春不再,但他们问心无愧,因为初心犹在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师生,素养好,家国情怀重,可塑性强,是教师中的中坚群体。这样的优秀群体,以后还会有吗?当年,在每一个初中毕业生面前,都有两条路:上高中,或者上中师。选择上中师的他们,曾经为之自豪过,也被多少人羡慕过。后来虽也曾为自己的不充分发展而难过,但他们没有怨恨他人,更没有归责于时代,自己的选择,何必言悔!一路坎坷一路歌,直到今天,曾经的中师生们仍然是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力量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为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

离开讲坛后,我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,让我有了在更广的视角中观照这个特殊群体的可能。这个群体担当意识强、业务素质优、聪慧悟性好、人文情怀浓厚、不服输。有着强烈的弥补学历上的不足、成就自身的诉求,大都付诸努力并获得了成功。一些有

意或无意的信息汇集给我以一定的慰藉:2021年江苏省公布的连云港市第十六批特级教师中,上世纪的中师毕业生占了不低的份额,和我有着师生之缘的就有多位;在我曾任班主任的1986、1987两级学生中具备中学高级职称的超过一半以上,少部分具备了正高级职称。当年这群十八九岁的孩子,奔赴各地乡村田野,如今不少已成为一个地区的学科带头人、名师、名校长等。彷徨失落、迷茫纠结、悲情抱怨可能在部分学生走出中师校门、初为人师时多多少少地存在,但这绝对不是主流,更不会是常态。还有一个普遍而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,这些中师生的子女大都比较优秀,考上名牌大学的占多数,这其中是不是掺杂着某种“找回”心理,我不得而知,可能吧。

几天前,我曾和1988级的一位中师生叙谈。这个当年在市区小学实习讲台上显得胆怯、紧张的女孩,三十年过去,已经是一名特级教师、国家级名师、有着正高三级职称,执掌着一所名校。当年的一个中师女孩,走到今天,该有多么执着的初心、多么不懈的付出、多么扎实的基础啊!

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,中师十年为人师的时光无疑是非常美好的,虽然艰苦,但苦并快乐着。原因无它,就是在这十年,我遇上了如此优秀的一群又一群中师生,我们一起成长,相互成就。那段时光也成了我一生的珍藏,成了我人生中的一张精美书签,时不时地去翻阅,去怀想……

时光流逝,容颜新老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回望田野阡陌上一片片美丽的花,那是中师学子吐芳华!

高邮西北乡

■ 相裕亭

很好奇。荷花怎么会有那么多品种呢?可当我真的来到塔集,还真长了见识,不但荷花有上百种,荷花的颜色也不是平时我在公园里、村庄周边荷塘里所看到的红、粉、白几种单调的色彩。塔集的荷花,有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黄的、淡黄的、紫的、淡紫的、深紫的、铁青的等等。花朵的形状更是千姿百态,它们大如盘口,小似酒盅。花瓣儿有一瓣一瓣坦然舒展开的;也有像牡丹花那样,把花瓣儿绽放成层层叠叠的模样。它们的花蕊与花瓣的颜色搭配,更是你不能想象的。白花中有红蕊的,也有吐黄穗的;红花中黄蕊、紫蕊的都有。甚至连都市人家养在缸里的睡莲,在那里也都是——丛一丛,一团一团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,当地人调侃说,它们那是“野睡”。

我穿行在荷塘中弯弯曲曲的小径上,两眼胀满了翠色。视线不时落到一条条打草的小船上。他们或兄妹,或夫妻,大都是女人驾船(掌舵),男人持木叉在荷塘、湖汉子里捞草,且把捞上来的水草,高高地堆积在船头,像是船上冒出了一个小草垛儿。我问当地人:“他们在捞什么?”人家告诉我:“是水花生。”

我一听“水花生”,认为它们是在水下结花生的一种新型植物,甚至想到,时值盛夏,他们就开始收“花生”。可再一细问,方知那是一个外来的品种,繁衍得非常快。前几年,每当荷塘里有“水花生”,就是灾害来临了,要立即组织人力把它们连根拔掉。可自从发现那种“水花生”是龙虾们喜爱的食物后,便将它们变废为宝,用它来养殖龙虾的同时,还用它来净化水质。

之前,我只知道盱眙的龙虾很出名,可到了塔集,方知高邮湖的龙虾同样也是名

声远扬。甚至有人说,盱眙那边的龙虾,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塔集这边采购过去的。

期间,我还注意到荷塘里的荷叶,并非像小鸟长成大鸟那样,从小到大都是鸟的样子。可荷塘里的荷叶在它初露面时,完全不是圆圆荷叶的模样,而是一个嫩绿的“筒”儿,准确一点说,是两个对卷着“绿叶筒”儿,羞羞答答地对望在水面上,等它开始舒展叶幔时,也不是一下子就绽放成一叶圆圆的荷叶儿,而是像西部牛仔的“卷边帽”那样,慢慢在水面上舒展。一旦它舒展成一个圆圆的荷叶,它便高贵得像个公主一样,连一点水花都别让“侵入”到它的叶面上。

平时,我们在公园里或是在某一条河沟里所见到荷花与芦苇丛,大都是人工栽培的,用来装点水塘、扮靓景点、供游人观赏的。可到了金湖,到了高邮湖对面的塔集古镇,完全可以用“百里荷花千里香”来述说那里的芦苇荡,荷花塘——荷花湖。

最近几年,塔集人正在借助于高邮湖,或者说是借助于高邮湖的文化名片——汪曾祺先生的名气,来装点他们的塔集古镇。他们说,《受戒》中小明子的家乡,就在他们塔集古镇上。这样说来有些牵强了。小说就是小说,小说中的人与事,有着很大的虚构成分,我们不必去较真。但是,塔集人完全可以把《受戒》中的小明子“请”到他们古镇来。如沈从文笔下的《边城》,并非就在凤凰古城。可湘西的凤凰古城,恰恰是因为沈从文的《边城》而蜚声海内外。

我在想,不久的将来,塔集古镇也许会因为汪曾祺笔下的《受戒》,而为《受戒》里的小明子,同样蜚声海内外呢。

准备炒面,她怕我在学校吃不饱挨饿……

有妈妈的细心周到,我无忧无虑,回到床上又呼呼睡了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我醒了,一睁眼,房里那昏暗的煤油灯还在发出微弱的光。只见妈妈戴着老花眼镜,还在一针一线缝补我那双心爱的已经开裂的球鞋。夜色深深,她的身影折射在墙上,显得格外清晰。此刻,平时看着清瘦矮小的妈妈忽然在我的心中高大起来,眼前的剪影,不仅慈祥温暖,更像一座大山,一座坚实有力的大靠山。有这座靠山的支持和倚靠,不管我走到哪里,走出多远,定会所向披靡。

一转眼,我初中毕业了,回到老家当了一名盐工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我用我的朴实、勤奋赢得了职工群众的认可。从一名盐工、勤奋赢得了职工群众的认可。从一名盐工一步步被提拔到淮盐务局担任筹建共青团的工作。我常在想: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关爱和支持,是她用无私的爱和汗水,为我无忧无虑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。几行千里母担忧,孩子在母亲的心中永远是没长大的孩子。那一年,我得了肺结核,住进了医院,这可把母亲愁坏了,知道我生病是因长期超负荷工作、积劳成疾,她心疼地流下了泪水。

病情发展颇为严重,一个精神抖擞的

年轻人,在医院一住就是13个多月,共计412天,我至今都记得那些艰难的日子。

肺结核是“痨病”。在当时也属难治的传染病,人们谈“核”色变。我想见亲人又不想给他们带去传染的风险,就不让他们来探视。吃药、打针、输液,每天重复着这三件事,最头疼的是输液,输一次要耗十几个小时。那時候,我才20多岁,事业也在上升期,这么长的时间,病情没有明显好转,焦虑和煎熬占据了我的心,真是度日如年。这时候,我真的希望妈妈能在身边。其实,妈妈在更着急如焚,她四处打听治疗的偏方,寻找治病的方法。当她听人家说陈年腌韭菜的老卤汁能治肺结核病,她就逐条圩子、挨家挨户去找韭菜卤。也不知道她用什麼方法,问过多少人,走了多少路,经过多少日不歇的打探,终于在三十里外的东辛农场西洋庄找到了这韭菜卤。

1977年春节放假的前一天,大约是上午9点多来钟,我躺在病床上输液,病房的门轻轻地被推开。我一睁眼看见妈妈提着竹篮子走进病房,她急急地来到病床边,俯下身子紧紧抓住我的手,腾出一只手又把我的被子盖严实。

见到久违的妈妈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

的床前,拉着我手的一瞬间,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,我像个爱撒娇的孩子,受了委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。妈妈连忙掏出手帕替我擦干眼泪,一边指着篮子,对我说:“咱家鸡生的蛋全给你带来了,给你补身子。这包包的是你最爱吃的烤沙光鱼干……”

我生平第一次在医院里过年。春节那几天,我过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“皇帝般的日子”。有了妈妈的陪伴,在浓浓的母爱氛围中,孤寂和病痛都算不了什么,医院也变得温馨起来,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

春节假期转瞬结束,妈妈要回家上班了,家里还有一大摊子的活等着她去做呢,我不想让她回家,又不能把她霸在我的身边。我依依不舍地送她回去。我把妈妈送到医院大门口公路边,妈妈拉着我的手嘱咐,叮叮咛,不愿松开;眼眶里浸满泪水,三步两回头。那种深深的不舍、那种耿耿情深……我望着她穿了多少年的大衣襟蓝上衣、灰裤子,齐肩的短发,提着竹篮子的熟悉身影,渐渐消失在人流中……

我的心早就融化在她的母爱中了,以致她走了这么多年,我仍无法走出她的背影。



胥力浦 作品

● 七彩生活

麦垛

■ 徐电

三夏大忙一结束,农家的房前屋后,会出现一个个精致的麦垛,高低不同,长圆各异。

麦草对农家来说,用途多多,简直算得上生活必需品:搨枕头、当柴火、做饲料、铺床垫、苫房子……因此,将麦草归堆垛起来,以备长久日常之需,几乎是每户农家的必修课。

堆麦垛的活往往由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来担当,“毛手”来做的话不是弄得东倒西歪,甚至中途坍塌,就是经不住雨水侵蚀,早早从垛顶烂到垛心,白费了一季辛苦。

堆麦垛与打麦子几乎是同时进行的,那边机器轰鸣,麦粒从出口沙沙流出,这边的麦草便也随之源源不断。负责堆麦草的垛手必须提前选好麦垛的落地点,再根据麦草产量的多少确定麦垛的大致占地面积、高度。麦草少摊子铺大了,或者麦草多占地太少,最后堆成的麦垛一准会不伦不类,成为左邻右舍的笑柄。

有一种叫“弓网”的简易工具,是专门用于被脱粒后的秸秆人工短途运输的。当第一网麦草被拖拉而至,码垛人便开始忙碌起来,一把铁钎被磨得发亮的草钎,便是垛手仅有的武器。面对连绵涌来的麦秸,只见码垛人并不慌乱,随着草钎在他手中随心所欲地左挑右拨,一网网麦草便按照事先谋划好的蓝图,灵活而整齐有序地堆就各位。麦垛在缓缓升高,到了一定高度,垛下拉弓网的助手就摇身变成“二传手”,他需将麦草用草钎钎起,传递给居高临下的码垛人,再由码垛人用草钎心领神会地接过去,稳稳地安置到理想的位置。码垛人会在尚处雏形的麦垛上不紧不慢来回走动,一方面是为了不时地观察全垛,统揽大局,对眼前的形势了如指掌,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松散的麦草踩压得结实些,稳扎稳打。

经过脱粒的麦秸表面光滑,因此摆放必须一层压一层,一圈套一圈,次第分明,增加麦草间的摩擦,否则很容易滑坡。记得高中时有次放假,不知天高天厚的我总觉得码麦垛没啥技术含量,也模仿大人的样子码起垛来,码到一米多高,站在垛上的我忽觉脚下不稳,情知不妙,赶紧用草钎试图撑住,却事与愿违,草钎成了撑船的篙,脚下的一大块麦草往下越移越快,最后我乘着麦草一头栽进了旁边的草丛里。麦垛的一角完全垮塌,父亲赶紧出手救急,总算挽回了我一手制造的麦垛垮局。

打麦场那边的麦子所剩不多,码垛人便要考虑收垛的事。收垛,就是将垛子自下而上、由大到小地逐步收缩,会有多层的麦草无处安置;晚了,会堆成无顶的垛,不成垛。垛顶一般都用“帽头”做封。“帽头”就是麦穗经脱粒过后留下的细碎麦穗,它就地取材,防水、耐晒、不易霉烂,确是封垛顶的好材料,将它均匀地在垛顶铺上一层,再拍打严实,收垛就完成啦。

这时打麦场那边已响起了打扫战场的声音,可码垛人的工作还没完,他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——手持草钎,钎面往下,钎尖与垛身垂直,围着麦垛,自上而下,将裸露、附着在垛子表面的零散麦秸,转圈儿往下扫扫、击打,一下,一下,直到将整个麦垛的“臃肿”和“拖沓”去除,变得清爽利落。

最理想的麦垛,端正,对称,结实,不渗不漏,换不同角度看,都是或浑圆,或笔直,十分有型。这样的麦垛,历经两三年也能保持麦秸色泽鲜亮,富有韧性,可用于烧火做饭,铡碎喂牛,房屋苫草,还可垫在床铺的席下,增软添暖。从这样的垛上往下扯草有些棘手,起先会很容易扯住,可越往里越拽不动,像被吸住了一样。有时费尽气力抓住一大把麦草用力一扯,落在手里的却只有几根,等扯够了草,会拽得两手生疼。在生产队的社场上,你会很容易看到中间被扯去一半甚至更多的麦垛,因为中间掏空,上面的麦草便像飞檐一样,在下面盖出一个空间,有的大到可容纳几个人。整个麦垛看似摇摇欲坠,其实却很牢靠,避雨、藏人都完全没有问题,我和小伙伴们一些好玩的游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时至今日,麦收还有,而麦垛不再有一。一是作为家用柴火,麦草早被电和气取代;二是铁牛替代了耕牛,麦草的饲料功能自然消失;三是楼房别墅成为农家住宅的首选,麦草的苫屋功能黯然丧尽。麦草的去处除传统的造纸、粉碎还田作有机肥料外,科研部门正不断探索着汽化、发电、造乙醇、做建材等新路子。

消失的是麦垛,永不褪色的是关于家乡故土的乡愁记忆。



本版投稿邮箱

lyrbjy@163.com